

■财富人物I

黄怒波:醒来的世界被朝霞染红

黄怒波被公众所关注,是因为今年8月,他高调宣布要购买冰岛0.3%国土面积,约300平方公里的土地,用作旅游开发。在北京中坤投资集团宣布这一消息后,满世界都开始寻找黄怒波,各种言论铺天盖地,有说政治阴谋的,也有说他是冲着能源开发去的。而他也不厌其烦地一次又一次对媒体对公众宣讲他的投资计划。

当冰岛方面拒绝了他的买地计划时,刚回到国内的他,还没倒过时差,便又遭到了媒体的狂热追逐。他甚至也是通过媒体才知道,冰岛买地被拒一事。

黄怒波称,“必须变成冰岛公司才能投资,这个理由很牵强。这个我是没法接受。”

他是这样一个人,他热爱探险运动,是全球第十五个完成“7+2”计划(登顶七大洲最高峰与到达南极北极)的人;他更热爱写诗,1976年高考恢复后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笔名为骆英,出自于“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他也是一个房地产商,身家亿万,在福布斯富豪榜上有名。

郁闷的黄怒波

在宣布了冰岛购地计划后,10月8日,黄怒波收到了冰岛内务部的通知,要求他提供营业执照、委托书以及一份详细的投资计划说明书。当时,他以为这是一个好的信号,他以为冰岛买地一事,通过审批的希望较大。据冰岛首都一著名报刊民调显示,60%受访者支持这项土地出让项目。

而出人意料的是,冰岛内务部长乔纳森北京时间11月25日晚间宣布,拒绝北京中坤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购买冰岛北部土地并进行旅游开发的要求。这一消息,使得黄怒波再次进入公众视线,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对于这一结果,黄怒波对媒体表示,他尊重投资国的任何决定。但对于这一结果,他是有意见的。他再三感慨,现在中国企业要走出去,阻力太大了。

其实,在过去五年,黄怒波一直

■财富话题I

成功与幸福难以兼得

如何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是否算精英?以金钱的多寡?以地位的高低?还是贡献的大小?“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福布斯最具影响力人物排行榜”等信息充斥着我们的眼球,让衡量成功的标准变得单一、单调、偏颇。不过,《福布斯》杂志的创办人却多次提醒,成功不能单纯以财富的多寡为衡量标准,而应以贡献和奉献计。

《福布斯写给未来精英》是B.C.福布斯于1927年首次出版写给未来的精英的,2011年全新中文版出炉,应了当下中国之成功与幸福难兼得之景。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是其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经济高速发展,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各类企业发展壮大,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人们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也正合当下之中国。因此,翻阅近一个世纪前的《福布斯写给未来精英》,对今天的我们,依旧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成功与幸福兼得,有三个建议。

都在海外找资源,试图在全球构建一个旅游度假王国。2005年,他就曾试图在吉尔吉斯斯坦做类似投资,他希望做一个夏威夷观光艇式的游艇项目,并和中坤在新疆的旅游板块连接起来。

这个项目同样是一开始受到当地政府欢迎,但有吉尔吉斯斯坦国内媒体称这个项目将成为中国军方核潜艇计划的掩饰。与此同时,黄怒波也面对着吉尔吉斯斯坦官场的潜规则,最后不得放弃。

后来,他还曾试图在日本投资,也是以失败告终。尽管一再遭受挫折,但黄怒波并没有放弃中坤在全球的布局。他在美国洛杉矶持有1万平米的写字楼,在田纳西州有一块1万亩的牧场。

如今,冰岛买地一事走到这一步,也许并不是最后的结果,也许所有人都在等待着黄怒波的下一步举动。因为他天生就是个具备冒险精神的人。他说,企业家和诗人,共通的点就是有冒险精神,有探索精神。他的所言,也的确付出着实践,2011年4月13日傍晚,他成功抵达北极点,成为世界上第十五位完成“7+2”探险活动的人。

人生从诗开始

他身高1米92,但是对人温和,说话有条理,不紧不慢。他热衷于登山与写诗,也热爱大自然。他的办公室在北京中坤大厦16层,面积200多平米,一点也不掩饰的豪放。

“小黄怒波”并不是他的本名。他1956年生于兰州,原名黄玉平。两岁时举家搬至银川。他的父亲是一个军人,1960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同年自杀身亡。而在他13岁时,一直在建筑工地挖土养家糊口的母亲又意外去世。16年那年,年少的黄玉平在黄河边看到黄河水冲击河岸的时候,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黄怒波”,“我不是一个平静的人,我要愤怒,我要和过去的生活诀别!”

后来,他去插队做了知青,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知识分子,18岁入党,并组建了篮球队。虽然他被公众所熟知是因为“中国地产商人冰岛买地”,但他人生的起点,是从“诗”开始的。

“冰岛之行,其实也是有关诗歌与梦想的缘故。”谈起冰岛运做的大手笔,黄怒波的解释显得有些轻描淡写,但事实又的确如此,在北极登山时他来到冰岛,为当地美景所陶醉,就支持冰岛做了一个诗歌活动,当地就来招商了。

翻阅他的简历,记载的是黄怒波1976年进入北大中文系,那是高考恢



复的第一年,也是非常有含金量的一届大学生。但是人们并不知晓,他其实是1977年才作为替补,被推荐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

“打倒四人帮后,自治区领导的一个孩子走后门上了北大,又退回来,这次推荐人,条件是第一就是有作品,第二又必须是党员,第三必须是高中毕业,这才推荐的我”——命运之门从此打开。

在进入北大学习之前,他正在宁夏的农村插队。而在进入北大之后,因为他有着广泛的阅读基础,文字功底好,成绩好,在毕业的那一年,又被中宣部挑去。这一切,顺利得让人不敢相信!

他也曾想过,如果不会写诗,如果没有进入北大,会是怎样一种人生?也许在宁夏某个中学教书,现在已经退休;也许做了矿工,在煤矿底下,被埋了,死了;也许当兵;也许打篮球……

没有也许,这一切顺利就这样降临。对黄怒波来说,就是一种梦幻的感觉。“从黄河边的一个穷落的少年,一下子到了梦想的地方,现在居然在中宣部工作,在钓鱼台或者在中南海。”

可他并没有像常人所想的一样走仕途之路。“像我这样的人一直下去,就是省里宣传部副部长的职位,很快就是处长,副处长。有时候也想这样走下去。后来很快就觉得很难受,就这么生活下去,就这么一辈子,太没有挑战了。”

黄怒波的“英雄情怀”

写诗带给了他北大求学的机会,北大求学的经历把他送进了中宣部,而中宣部的工作背景,也的确确为他今后的从商之路扫平了不少障碍。这一点,他从来都没有否认。但黄怒波也说:“说我不相信命运,命运只

是一个机遇,但是问题是你没有一些素质准备的话,机会不会选择我。”

从中宣部离开后,他也曾辗转。他在建设部中国市长协会工作,曾任协会所属中国城市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会长助理。直到1995年,才正式创立了中坤投资集团。但用黄怒波的话来说,他从来没有想过会做一个商人,只是想出来试试,离开中宣部还能做什么。

中坤投资集团一开始投资的是旅游地产项目——安徽宏村。这第一笔投资的几百万,来得并不困难。虽然借贷的利息不低,但是不管是银行,还是朋友,都非常乐意对他伸出慷慨之手,只因为他有着政府官员的背景。这一点,在之后的经商道路上,对黄怒波起着不小的作用。

他也从不掩饰,自己的企业有着原罪。“说我多么干净也绝不可能,我的企业也是带着原罪走过来的。”“我想这一代企业家有责任赎罪,为过去对社会某些道德的破坏,还有对环境的破坏,拆迁等行为。”

在中国,像黄怒波这一代企业家,有不少人是从改革开放初下海经商开始的,他们中大部分都是从体制内出来,这成为中国的一个特色。在他们身上,既能看得到原罪的贪婪,也有赎罪的情结,更有对社会阶层的清醒认识。黄怒波称,他们这一代企业家身上,有着年轻企业家所没有的“英雄情怀”——他们的挑战精神都很强,责任感也强,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使社会企业家精神得到释放。

有着“英雄情怀”的黄怒波,也表现出对年轻一代企业家的担忧。他害怕他们成为纯粹的商人。在他眼里,商人是赌未来,顺应现在,企业家是预测未来,创造未来;商人以经济利益为目的,而企业家是要挑战,要毁灭性地创新。但他也不否认,现在的经营环境,比过去更加规范更加法制

化,这也是年轻一代企业家的优势所在。

诗人企业家探险家

黄怒波一直自称是“二流的诗人、三流的企业家”。显然,探险家黄怒波比企业家黄怒波更有名。他也说,做企业最大的收获就是,因为有钱了,可以自由行走。

他第一次登山,是在2005年。那一次是登乞力马扎罗山,身体条件不错的黄怒波,登得比较轻松,所以下子就喜欢上了登山。2009年5月份他登顶珠峰失败,下来以后就下定决心,要用最短时间再回珠峰,把“7+2”完成。

从2009年6月开始,黄怒波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三上珠峰,两上乞力马扎罗,阿空加瓜,“走完7+2,我应该是用时最短的人。”而在他的办公室中,还可以看到他收藏的各种各样的氧气瓶。

在企业家中,喜欢登山的并不在少数,王石也是其中一个。黄怒波把王石视为自己的老大哥,他说,从王石身上,他学会了坚强与睿智。

“登山是这样的,最开始登上顶峰会流泪,去年第一次登上珠峰的时候,我朗诵诗歌,也朗诵不下去了。到后来就不一样了,慢慢你就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王石说过我,说你变了很多,我说是,因为山改变了我。登了这么多的山回来,我为自己感到自豪,但是反过来,经历那么多,现在反而是归于平淡的心情。”对于登山,黄怒波的体验很真实,也很淡然。

也许,是因为登山,才让他现在有着谦和的心和温和的待人之道。和他谈话,很舒服,感觉不到尖锐与掩饰。

在完成“7+2”探险计划后,不甘于在一个地方待着的黄怒波又宣布了他的下一个探险计划:用15年的时间,走遍全世界,看世界文化遗产,写游记,做一个现代版的徐霞客。他说,他不想坐在那里,天天挣钱。

“我希望用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一个人孤独地走,我特别迷恋。诗人情怀,需要一种孤独感。孤独才能出哲学家,出诗人。”黄怒波这样阐释自己的人生选择。

我等待朝阳升起做证/在群峰点亮时我向它们致敬/第一声冰川雷鸣是在我脚下响起/醒来的世界被朝霞染红:……

——黄怒波《珠峰颂》

也许,这就是他的生活方式,且诗且行,从不停歇。

(摘自《腾讯网》文/曾涛涛)



坐在轮胎上 勿妖魔化汽车

最近有朋友抱怨北京随时随地堵车,矛头直指汽车:“就是因为车太多了,如果车少一点,大家都不开车,还会这么堵吗?”我一时无语,不知如何回答。转天一想,持此论调的并非个案,必须得驳一驳,以免视听被混淆,汽车被妖魔化。

说“妖魔化”或许有些严重,但是至少目前在北京,在一部分普通民众的眼里,汽车数量太多确实是堵车频繁、堵车严重的主因。如果太多人产生这个情绪,不仅误导消费导向,对决策者的合理决策也有干扰。

事实上有一个奇怪现象,北京汽车保有量少于东京,同时市区面积远大于东京,但拥堵情况却比东京严重得多。这是因为:东京地铁四通八达,密密麻麻,地下交通极为方便和发达。东京市民平日坐地铁上班,周末才自驾车出行。而反观北京的公共交通,地铁网点少,线路少,乘坐不方便,人多车次少;公共汽车线路覆盖不足,存在大量公共交通无法覆盖的死角。

这足以证明公共交通建设不足、管理不善才是北京拥堵严重的主因。车太多并不是问题,只是在解决拥堵问题上,控制数量是最直接的手段,不管有没有效果或者效果如何,于是,限购发生了,公众对此应该心知肚明。汽车的问题不是太多,而是在使用环节没有得到有效引导。

汽车被妖魔化让人非常担忧。很明显,部分政府部门发出的所谓主流声音将拥堵问题太多地推在车的身上,更多的目的是转移注意力,释放自身及公共交通身上的压力。汽车行业则为此陷入尴尬境地,无论是生产企业、销售企业,还是北京的经济发展,都受到打击,梦想拥有汽车的消费者则陷入摇号困惑。

回头想想汽车产生的意义,使用汽车既可提高社会效率,也可带来一定的满足感,那么如果没有车,社会效率就会降低,社会无疑会倒退发展,这当然不是咱们追求的结果。

(摘自《京华时报》文/杨开然)

写给未来精英

事业上成功的人士越来越多,拥有了财富,拥有了地位和权力,然而与此同时也伴随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幸降临。

鲁滨逊·克鲁索曾写过:“我观察发现,生命中的不幸事件总是发生在上层阶级或下层阶级。与二者相比,中产阶级更易于得到好运和快乐,他们内心丰富、和谐,他们温和、适度、安静、健康。所有惬意的娱乐,所有一人的愉悦都是上帝赐给中产阶级的福祉。他们平静、平稳地走过一生,然后安乐地离开世界。”几乎所有的麻烦都是由钱太多或钱太少引起的。我们尽可能完美地做好所有工作,试着去争取应该属于我们的回报,尽可能明智地去挣钱、花钱。

如果知道自己的奉献在哪的话,做一个中产者足已。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地位,仅仅意味着更多的欲望。

回归家庭

太多“成功”的人认为无法给予家庭更多的时间,理由是他们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赚钱上,对家庭的

贡献会更大,他们力求给家人给孩子一个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好的物质生活,然而却忽视了与家人情感的沟通。我们生活周围就不乏这样的例子,家里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夫妻之间沟通越来越少,隔阂逐渐形成,由此也导致当今的离婚率上升。孩子的成长无暇顾及,失去了体味生命成长的最好机会。

我们到底在追寻什么?这是需要深刻思考的话题。如果说我们的工作是为了生产出更好的产品,为了创造更好的体验,为了使顾客幸福满意,那么,如何让家人、让孩子满意,这是需要扪心自问的话题。我相信无数家庭,需要的是我们在身旁,在孩子的成长一线,在长辈生命慢慢消逝的一线中。

金钱从来不能成为爱的替代品,同样也不能成为健康的替代品。

太忙碌的人总是告诉自己,完成这项任务就好好注意一下身心健康。可一旦完成了某个目标,他们就会转向更高的目标,再接再厉毫不松懈。这些人的野心使他们牺牲了家庭生活,也失去了健康。1927年的福布斯这样



告诉20世纪50-60年代的美国社会精英,2012年将到之初我们同样这样告诫21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社会精英。

网络中流传有这样一名帖“成功如花,幸福是根儿”,同样写出了世人的现状。希望成功,又渴望幸福,由此“拥有成功,并幸福地生活”成为了越来越多人奢望。拿破仑拥有普通人所追求的一切——荣耀、权力、财富,但是他却对圣海莲说:“我这一生快乐幸福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一个小时”。鲁迅生前在给友人的信中说,自己的

一生就是一直往树干上爬,连欣赏欣赏树枝上的绿叶都错过了,语中充满遗憾。

《福布斯写给未来精英》已被翻译成29种语言出版于世界各地,被誉为“福布斯式”商业富豪幸福观的经典代表作。成功的获取若以幸福来换取,就如富兰克林所言的“为自己的嗓子付出了过高的代价”。我们有理由相信,借鉴福布斯如何将成功与幸福兼得的建议,是我们这个时代精英教育的启蒙教育。

(摘自《新财经》文/邱恒明)